

淀山湖畔的青西郊野公园(下)

◆ 曹伟明

说起这些植物中的“大熊猫”，辗转迁播，颇具传奇。上世纪 40 年代，我国南京中央大学的一批林业教授和专家，在湖南、湖北和重庆交界的武陵山下的河谷之中，发现了“植物界的恐龙”——喜生水边的水杉。然后，分赠给重庆、成都、武汉、北京和广州等地的植物园。当地专家们运用播种和扦插的技术，成功地让这种原本生长在北纬 30 度湿地、藏在深山没人知晓的嘉木，在大众面前再展丰姿。中央大学这批敬业的教授学者，不仅把采集的水杉种子推广到全国各地，还先后邮寄给全世界 50 余个国家，让水杉之树在全球常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友谊之情。如今在美国与欧洲，就像遇到华侨一般，到处都能遇到这些来自中国的水杉树。1972 年，中美两国通过乒乓球外交的推动，有了破冰之旅。尼克松应邀访华，在与周总理签订“上海公报”后，赠送给中国的礼物也是煞费苦心的，便是当年由中国传入美国、有 30 年生长史的水杉树种——海岸红杉，英文为“Dawn redwood”。那带来“黎明的红杉”，富有外交的喻意，昭示着中美建交后发展前景的美好。

水杉，如凤凰涅槃，渗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捎带了美国人民的友情，重生于淀山湖畔。它是有灵性和神性的，是植物中的“嘉木”。如今，这集聚 5000 多棵水杉的水上森林，形成了上海地区绝不仅仅有“水在树间流，树在水中长”的湖畔奇观。淀山湖上那成批的水鸟、野鸭、白鹭等珍稀禽鸟，在水上森林间定居休憩，那具有似水柔情的湿地和森林，不仅成为了上海地区优质的水源地，更是人们的旅游胜地和梦想孵化之地。

淀湖六月白鱼潮

青西郊野公园的美在于水，湖水给人们馈赠了丰富的渔业资源。淀山湖地区的白鱼潮，是一年一度的水乡奇观。

夏天，淀山湖两岸花树若云，蜂飞蝶舞。清风过处，这一湖碧波渺渺的绿水，顿时荡起



▲ 白鱼潮
◀ 阿婆茶

层层涟漪。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一群群白鱼挺着苗条的身躯，宛如轻盈的银燕，飞翔在波光粼粼的浪花中，好似万朵银花并发，此起彼落，瑰丽异常。这一奇特的自然现象，当地人们称为“淀湖六月白鱼潮”。相传从远古年代起，淀山湖的白鱼潮就名闻遐迩。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那天，我来到了淀山湖畔的郊野公园，住在湖畔的农家。时值半夜，隐隐听到“哗哗哗”类似松涛的声音。我甚为惊讶，暗暗寻思：淀山湖一带全是水面，哪来的松林？次日清晨，我带着疑问起了个大早，来到商榻镇上，想找人问个究竟。

只见在一阵阵的笑声中，渔民和居民们正在热情地买卖新鲜的白鱼。街上的人们都说昨夜淀山湖里，白鱼潮规模之大是罕见的。他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向渔民讨教，我得知淀山湖的白鱼，是一种颇为特别的“季候鱼”。每年的农历六月，它们就会准确无误、成群结队地汇集于淀山湖边的风平浪静处，相互嬉闹间，发出“哗

哗哗”的撞击之声，犹如一曲动人心弦的“水之声”交响乐。

假若你有机会，在盛夏六月来青西郊野公园旅游，请不要忘了观赏一下宏伟壮丽的淀山湖白鱼潮，不妨品尝一番淀山湖白鱼的美味。

说说笑笑“阿婆茶”

青西郊野公园里，除了有历史悠久、清新优美的青浦田歌外，还流行着别具一格的喝茶习俗，俗称“阿婆茶”，已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阿婆茶”又名咸酸茶，最早起源于唐朝。“阿婆茶”顾名思义，因最初只有老婆婆们喝而得名。淀山湖畔，土地肥沃，鱼虾满塘。男女青壮年白天从事农田劳动，晚上外出捕鱼捉虾。而上了年纪的老婆婆，则在家里一面照料家务，一面搞些家庭副业——做虾笼。老婆婆们人老话多，她们往往三五成群地汇聚在一起，一边有说有笑地做虾笼，一边喝茶，并用

徒雷登中风住院的消息。傅泾波跟司徒雷登几十年须臾不离，没想到刚走不久司徒雷登就患此大病，他心急如焚，立即匆匆赶了回去。而海澜在担心爷爷病情的同时心里也难免多了一份内疚，父亲要不是来看自己，要是一直在司徒爷爷身边，司徒爷爷的病一定能及早发现并得到及时救治的。

司徒雷登在海军医院一直住到 1950 年 3 月 26 日。回到华盛顿的傅泾波一直守在他身边，日日陪护。起初医生严格规定，除了至亲，外人探视只能限制在 10 分钟，可是司徒雷登告诉他们，傅泾波就是我的儿子。而且他们也发现，傅泾波的到来对病人的病情确实有很大帮助，于是不久他们便对傅泾波网开一面，默许了傅泾波的探视特权，允许他长时间地留在病人身边。有时候他们会发现，这对异国父子有点奇怪，他们并不说话，一个躺着，一个坐着，彼此沉默，但看他们的神态，却像已交流过千言万语。

司徒雷登曾用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傅泾波对他的照顾：“这是我和泾波之间友谊所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在我抱病期间，他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关心和忠诚。跟泾波在一起，甚少激动人心，但却舒适安逸。在我住院的 5 个月中，泾波每天都来探望，风雨无阻。”

以后，司徒雷登曾先后两次出院在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暂住后又回到医院，并在医院度过了一个简单但温馨的 74 岁生日，不久，他在纽约长老会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恢复，1950 年 9 月 3 日，司徒雷登被傅泾波接出医院。从此，他的余生都是跟傅泾波一家住在一起的。这时，留在大陆的刘倬汉和傅履任也已到了华盛顿。

1949 年 12 月 4 日，海澜的大儿子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一家医院出生，海澜用父亲的英文名字加上司徒爷爷的中文名，替他取名为菲利普·雷登，从此，这个特殊的家庭，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为了让司徒雷登出院后有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养病，也为了一家人不再漂泊，不久，傅泾波拿出多年积蓄，花了 3 万美金在华盛顿西北区 28 街买了一栋三层带地下室的住宅，一家人住了下来。

6.食品研究所的研究员

劳大弓个子不高，矮墩墩的，但很结实，脸上肌肤白暂暂的，很是滋润，头上银发颤颤的，很有精神。他穿了件中长大衣，式样有些老气，但面料还是很挺括的，脚上皮鞋擦得锃亮。申海的俗语“风头出在头上，鳖脚蹶在脚上”，劳大弓足下生辉，不是鳖脚的一类人。

那天夕阳红摊头是席天红做早班。劳大弓手上拎着只胀鼓鼓的公文包，似乎是来开学术会议的；他昂起头，东观西望，似乎是位驴友，来观赏上海市浪漫风景线的。他是否误闯进荷花池的？席天红拿捏不住他的身份，也只能同他闲聊了。“老先生你为谁招亲？夕阳红为老人招亲的。”

“怎么知道我叫劳先生？”劳大弓奇怪地问。席天红说：“你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不叫你老先生，要叫你小后生，行吗？”劳大弓用手捋了捋脸说：“我有那么老吗？你瞧，我能俯卧撑二十下，小后生行吗？”说完就把公文包朝地上一放，身子也朝地上一横，两只脚尖钉地，两只手板撑地，“一次，二次，三次……”手臂随着喊声一屈一伸，身子也跟着上一下下升降着。

席天红说：“宝刀不老，宝刀不老，我知道你的实力了。”劳大弓直起了身子，用手帕揩掉了手掌上泥巴，没有气急，脸色比刚才红润了，仅是鼻尖上有些汗珠。他做了个鬼脸说：“买账了吧，我不仅有年轻人的力气，还有年轻人的心气，是棵不老松。今后你叫我高级工程师劳大弓，而不是七老八十的老先生。”说完把地上的公文包提起来，打开盖子，拿出了四本书，有的封面很单调，仅有《营养学概论》五个字；有的封面很花哨，五颜六色，画的是鱼鸭之类东西，书名也各种各样，有《家庭主妇烹调法》《上海小吃营养学分析》。

席天红说：“唷，你是申海小吃店避风塘的大师傅了，能炒菜，还能写字，不得了，不得了。”劳大弓拉长脸说：“我不是大菜师傅，是食品研究所的研究员，货真价实的高级工程师。”说完拿起一本书拍着另一本书，意思是有书为证，砰砰响的。席天红明白低估了对方，惹得对方生气了，急忙转移话题，改变

本地自制的土特产——咸菜过茶。后来，这种习惯慢慢地发展，成了当地的一种风俗。现在，淀山湖畔的商榻地区，家家户户都有专为烧“阿婆茶”用的小壁灶和小铜壶。用不了多大工夫，水就开了。主人便在洗好的茶杯中放入茶叶，倒入少量的开水，稍微点一点，待绿茶叶全部发开后，便注满递给你品尝。当你透过茶杯，观看那嫩绿的茶叶缓缓舒展，碧绿的茶汁慢慢沁出，令人赏心悦目时，主人又殷勤地端出咸菜、咸豆、咸萝卜干、咸大头菜等给你过茶。你一旦喝上了色、香、味俱全的“阿婆茶”，就会爱不释手。当你临走时，假使主人已把你的茶杯斟满，那么，你就应该把它喝完。因为淀山湖一带全是水面，过去来往交通都用船只，平时风大浪高，所以，商榻人是很忌讳“倒”和“翻”的。据说，不喝完茶出门，易遭大风和不幸。当然，这是迷信说法。但是，我们出于对主人的礼貌起见，还是喝完为好。

“沪”名来源是蟹簖

早在六千年前，上海先民就在淀山湖地区用蟹簖捕鱼捉蟹。先民们将这种蟹簖叫做“沪”。唐代文人陆龟蒙曾在《渔具咏》序言中讲到：“列竹于海曰沪，吴之沪渎是也”。“沪，吴人今谓之簖”。如今，在青西郊野公园的渔村休闲体验区，也能看到这个捕渔的工具。

蟹簖是上海先民用绳编列竹栅，插在水中的涨沙上，向两岸张开捕鱼蟹的工具。它可以潮上倒伏，潮退立起，让那些随潮而入的鱼蟹，受阻于竹栅，渔家便能轻易地捉到大量鱼蟹。它体现出上海先民的聪明才智。再后来，上海先民就把“沪”作为上海的地名。

绿色的青西郊野公园，是一个享有“东方的日内瓦湖”美誉的“世外桃源”。它通过文化+生态、文化+生活、文化+生产、文化+创意、文化+旅游等形式，呈现给人们一个梦幻的水乡、悠闲的江南。不久的将来，淀山湖一定会成为世界著名的湖区。

摘自《上海滩》2016 年第 10 期

刚才尴尬的场面：“现在过了三十岁的大年龄姑娘很多，她们害怕嫁不出去，做‘齐天大圣’，急于找人。五六十岁的老女人怕落伍，也急于找人。”

劳大弓还在气头上，这句话火上浇油，于是刺了她一下：“你们看错了人，她们不是嫁不出去挑剩下来的剩女，她们是高学位、高职位、高品位的三高女，是水清木华、水气淋漓的‘早’报，不是吃饱夜饭看夜报的‘晚’报。她们不是卖不出去的处理品、垃圾品，不会送到你这个废品回收站来。你不用我说这种齐天大‘剩’的辱人话。”说完转过身就悻悻地走了。

劳大弓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医学院毕业生，学的是营养学，现年 65 岁，妻子是妇产科医生，五年前去世。他的儿子叫劳一一，34 岁，已有了女朋友，由于婚房没落实而无法结婚。劳一一子承父业，也是学医的，他的女朋友夏天是同班同学，是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受到婚房的拖累，夏天的年龄也拖大了，暗地里被讥为“剩女”。劳大弓觉得愧对这个未来的媳妇，席天红为讨好劳大弓而随意地议论“剩女”，很想不触动了他心中块垒，引得他大光其火，狠狠地训了她一下。他余怒未消，对夕阳红摊头也产生了恶感，不愿意同红娘接触，独个儿在荷花池寻找另一半。这是席天红没有想到的。

料想不到的是劳大弓艳福不浅，刚踏进荷花池不久，竟然瞎猫拖死老鼠拖到个女朋友。那是个夏日的下午，劳大弓坐在荷花池边的太湖石上，发呆地望着池中的绿叶粉莲。无意之中他发觉有个中年妇女在打量着他，也就憋兮兮地把目光扫了过去。

女的上身是短袖黄色体恤衫，下身是荷绿色的短袖，体态丰满，肤色乳白。在夏日阳光照耀下，皮肤反射出来的光白花花地很刺眼。劳大弓眼睛眨了几下后，眼珠却不动了。唷，很性感啊！女的很勇敢，不仅没有避开他的目光，反而嫣然一笑，劳大弓也傻乎乎地对她一笑，女的又回应地笑了一下。笑是一种模糊的肢体语言，劳大弓还来不及解读，女方就大胆地走了过来，走到他身边时，放慢了脚步，又是一笑。

傅海澜传

董煜



43.被诊断为严重“中风”

1949 年 11 月 28 日，司徒雷登离开华盛顿去辛辛那提大学，探望曾在燕京任教的老朋友乔治·巴鲍尔夫妇。30 日晚上，司徒雷登坐火车从辛辛那提返回华盛顿，在餐车吃饭时司徒雷登感到不适，所以饭没吃完就离开了餐车。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发现自己被担架抬下火车送进了救护车。事后得知，他在卫生间里昏迷了十几个小时后才被列车上的乘务员发现，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得知了他的身份后，乘务员给国务院打了电报，国务院立即派人把司徒雷登送进了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被诊断为严重“中风”，度过了 12 天的危险期后，司徒雷登住进了海军医院的特护病房。

那时，傅泾波恰巧短暂离开去探望小女海澜了。

小女海澜，是傅泾波最放心不下的。海澜和海斯是 10 月份到的美国，大姐的同学到三藩市来接，当晚住在旅店，远处的霓虹灯昼夜闪烁不停，身处异乡远离亲人，海澜一夜不曾入睡。次日，赶往位于爱荷华州的海斯二哥家。那时在美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海斯的侄女上学的時候非常自豪地对同学说，“我家来了个外国人”。第二天海澜刚起床，就发现窗外很多双小眼睛正扒着窗户看呢，原来，那些孩子都是来看中国人的。海澜开门出去打招呼，Hello 一声，把孩子们都吓跑了。海斯的二嫂对海澜很好，体贴入微，每天都想方设法地做各种菜肴给海澜吃，可味道真不敢恭维。海澜怀着孕，胃口不佳，吃不了多少，但心里对二嫂还是很感激的。没想到刚安顿下来没几天，父亲就赶过来了。

傅泾波虽然平时跟子女交流不多，但心里对孩子们是极其疼爱的，海澜打小自由任性，又即将临产，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家庭生活，能习惯吗，所以不从华盛顿赶过来看一眼，不放心。可是没过几天傅泾波便得到司

老人相亲角

李俊伟

